

长篇小说
CHANGPIANXIAOSHUO

上海巨头
SHANGHAIJUTOU

天歌 著
TIANGE ZHU

上海巨头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长篇小说
CHANGPIANXIAOSHUO

上海巨头
SHANGHAIJUTOU

天歌 著
TIANGE ZHU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巨头 / 天歌著. — 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5155-1147-4

I. ①上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2814 号

Copyright © 2015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上海巨头

作 者	天 歌
责任编辑	雷燕青
开 本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7.5
字 数	28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刷	香河县宏润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	ISBN 978-7-5155-1147-4
定 价	32.00 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 (东区) 14 号楼

邮编 100102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 录

- 引 子 // 001
- 第一章 米呆子 // 006
- 第二章 江湖险恶 // 018
- 第三章 初到姑苏 // 030
- 第四章 阴差阳错 // 041
- 第五章 阿拉上海 // 052
- 第六章 初生牛犊不怕虎 // 064
- 第七章 逆流而上 // 075
- 第八章 起死回生 // 086
- 第九章 较量 // 097
- 第十章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 // 108
- 第十一章 商不厌诈 // 119
- 第十二章 另辟蹊径 // 130
- 第十三章 肥皂是技术，牙膏是艺术 // 141
- 第十四章 将计就计 // 152
- 第十五章 巨头 // 164
- 第十六章 博弈论 // 175
- 第十七章 坐山观虎斗 // 186
- 第十八章 四面楚歌 // 197
- 第十九章 反击 // 208
- 第二十章 恶斗 // 219
- 第二十一章 货币战争 // 231
- 第二十二章 父与子 // 242
- 第二十三章 也是战争 // 253
- 第二十四章 玉石俱焚 // 264

上海
巨头

引子

米老三在东杰村靠劊牲口的手艺混饭吃，但是年过五十却从未讨过婆娘。

村人们都说：这家伙是不是顺手把自己也劊了？

老光棍平时嗜酒如命，身体力行着“皇帝万万岁、百姓日日醉”的哲学观点，但也晓得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圣训，看看老之将至，多少有点担心日后无人养老送终，坟前连个烧香磕头的人都没有。

特别是天翻地覆的今年，米老三有些着慌了。

短短二个多月时间里，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；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，开始执掌北京新政——南北共治渐成局面，中华大地开始改用阳历纪元，大清的宣统年号说完蛋就他娘的完蛋，从此得叫一九一二年了。

朝廷都是说倒就倒，米老三掂量着自己的身体早被一天二顿的烧刀子烧得千疮百孔，未必就比大清江山更加牢靠，这香火问题恐怕不得不虑。

大概是苍天有眼，米老三某天去邻村劊猪，半夜里喝得醉醺醺地回家，路过段老爷家门口的时候，醉眼里依稀见到门首有个人影一闪，旋即又不见了踪影。东杰村是一所有着数百户人家的村落，首屈一指的富户就是这拥有数百亩良田和油坊、酒肆、盐场的段家。米老三疑心有歹人偷鸡摸狗，忙仗着酒胆摸过去看个究竟，不想却在门口的石台阶上发现了一个枕头般大小的包裹。

定睛一看，哪是什么装有财物的包裹，只见薄薄的“蜡烛包”内，裹着的是一个熟睡中的男婴，看上去像是刚满月的样子。

米老三大呼小叫着拍响了段家的门板，但最后却差一点挨了段老爷的耳刮子。

段老爷有个续弦的小老婆，前几天刚生下一名女婴，这事村里人全都知道，那弃婴的人大概就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想让段家将苦命的男婴一并收养下来——一只羊是赶，两只羊也是放嘛——段家乃村中第一大户，横竖是个最好的去处吧？

可惜段老爷并不这么想。

段老爷一口咬定这男婴是米老三在外不正经而造下的孽，自己的脑袋又没被驴踢过，有什么理由去帮别人抚养儿女？“这事就像把别人家的棺材抬到自己家来哭一样荒唐，”段老爷愤愤地嚷道，“揽下这事，老子不是光着屁股推磨，转着圈丢人？”

米老三转念一想，自己不怕丢人，而且正好缺一个以后在棺材前哭的人，这不是现成的香火？

于是米老三一下子高兴起来。

男婴四肢健全，面目周正，米老三干脆以村名为人名，给小把戏取名叫米东杰，在隔壁一名周姓老妇人的相帮下天天熬些粥汤，开始一本正经地喂养这天赐的子息，竟连酒也少喝了不少。

手忙脚乱地忙活了近一年，看看小把戏虽然瘦弱，但精神还算不错，米老三安下心肠，隔三岔五又开始喝起酒来。

盛夏的一个傍晚，米老三被老朋友烂眼阿四拖去邻村一家新开的酒肆吃驴肉，二人喝了个烂醉，摸着黑相互搀扶回家。也是合该有事，路过一条大河时，满头大汗的烂眼阿四嚷嚷着天气太热，连“舌头上都长出了痱子”，非要下河去泡个澡，顺嘴还吹起了牛，夸耀自己水性如何了得，“一口气能在水底憋上一袋烟的功夫”。米老三不甘落后，鄙夷地说这算什么本事，“老子起码能憋一顿饭的功夫！”

烂眼阿四水涨船高，忙说自己要是高兴的话，就是在水底下“呆个半天”也不打紧。米老三大怒，一下子又把记录推到了“三天三夜”。

“嘴头子不要犟，有种现在就下水比个高低！”烂眼阿四当然不服气，粗着脖子大叫道。

“比就比，谁先露出头来就算输，接下来连请三顿酱驴肉。”米老三大着舌头应战，豪气冲天地开始脱除衣裤。

一对光屁股醉鬼摇摇晃晃地走下河滩，站在齐腰深的水中，叫声一、二、

三，捏住鼻子同时沉入河底。

米老三赢了！

潜入水底的时候，米老三脚底一滑，所以再也没有浮出头来。直到两天以后，村人们才在一里以外的河道里找到米老三那赤条条的尸首。

还没学会走路的米东杰再次成了一名孤儿。

左邻右舍都不富裕，不想家里再添一张吃饭的嘴，一番商量之后，米东杰被隔壁那位姓周的老妇人送入了村子西头的耶稣堂，让“洋和尚”去接这块烫手的山芋。

东杰村地处苏北平原的滨海一隅，宋时还是一片汪洋泽国，后来黄河夺淮入海，夹带大量泥沙而下，数百年后终于沧海变桑田。此地与盐城、淮安、连云港三地交汇，虽属江苏响水县管辖，实际上往北二、三百里便与山东接壤。早在光绪年间，西洋传教士开始进入响水传教，后来“上海差会^[1]”派来一名名叫马丁的苏格兰牧师，在村西大兴土木建立礼拜堂，洋教渐成气候，颇吸引了一批信众。

与中华民国同龄的米东杰由马丁牧师出资，委托那位周姓妇人继续抚养，但隔三岔五常有机会去吃一点教堂的面包和牛奶。但是有一点相当奇怪，米东杰直到五岁还不会开口说话，让人怀疑这孩子是不是天生的哑巴。

结果，要么死不开口，要么一开口便令人口瞪目呆。

小把戏似乎像天生的一样，竟然会讲一口谁也听不懂的洋话！村人们惊诧道，这孩子恐怕是“妖怪的儿子”吧？

牧师将米东杰送到村塾里去读书，但这个会说“洋鬼子话”的孩子念起四书五经来显然并不聪明，而且呆头呆脑的很难跟村子里的其他孩子玩到一处去。米东杰肤色白皙，眉目清秀，与村子里那些黑黝黝的孩子呆在一起，大有鹤立鸡群之感——塾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：这孩子是聪明面孔笨肚肠！

但是村子里那位疯疯癫癫的牛鼻老道并不这么认为。

老道其实并不老，也就五十岁上下，身为难辨真假的道人，平时却寄居在关帝庙中，靠游荡于四乡算命卖卜为生。米东杰六七岁的时候，道人曾有断言，说此子北人而南相，风骨殊奇，命宫宽大，日后必将大富大贵！村人们听了几乎笑死，说这小把戏是喝粥汤长大的，要力气没力气，要脑筋没脑筋，日后别饿死就

[1] 又称内地会，为西方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境内传教的最大团体，总部设立在上海，创始人戴德生。

不错喽。

村里的顽童们都爱欺负这个长得过于漂亮的傻小子，甚至给米东杰起了个外号叫“米呆子”。笨嘴拙舌的米东杰既吵不赢，通常也打不赢，即使难得与人战成平手，只要被对方骂作“不知哪里捡来的野种”，马上便兵败如山倒，唯一的结果便是落下两行委屈的眼泪。不过，米呆子偶尔发起狠劲来也不得了，而且还知道擒贼先擒王，有一次竟然捧着一块石头撵着村里个头最高、力气最大的狗蛋追了大半个村子，吓得狗蛋好一阵见了米东杰就绕着走。当然，这样的事难得发生。

只有段红莲总是护着米东杰。

段红莲是村中首富段老爷的宝贝女儿，年纪与米东杰一般大，事实上，出生日期只比米东杰小了十来天。当年，襁褓中的米东杰被扔在段家的门口，要是段老爷发善心将弃婴收养下来，米东杰也不会孤零零地在教堂里长大了。

段红莲天生胆大，脾性中还微微带些刁蛮、泼辣，吵起架来伶牙俐齿，十个男孩加在一起也不是她的对手。奇怪的是，这位舌战群儒的段家千金在米东杰面前，虽然时时充当保护人的角色，却常有低眉顺眼的时候，就像一条凶猛但又忠心的狗一样。

有一次，一帮混小子合伙作弄米呆子，扛来一架竹梯架在村口最高的一棵树下，骗米东杰说树上的鸟窝里有一只“九头鸟”——所有人全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已经爬上去看过，那鸟确实长着九个脑袋——米东杰经不住好奇，傻乎乎地爬了上去。

结果可想而知：树上没有鸟窝，树下没了梯子。

米东杰又急又怕，喊了半天没人搭理，混小子们却围在树下一个个乐得在地上打滚。树梢上枝桠不粗，不上不下的米东杰悬在空中晃悠悠，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，鼻子一酸，不由得张大嘴巴大哭起来。

救星到了。

段红莲正好路过，见此情景连忙去拿梯子，混小子们当然不乐意，双方争来抢去，又耗去了不少时间。这当口，米东杰气力不支，腿都打起了哆嗦，段红莲看在眼里，突然像发狂一般一口咬住身边一个小子的胳膊，疼得对方哇哇大叫。随后，段红莲逮谁咬谁，众人招架不住，只得一哄而散，米东杰这才全胳膊全腿下了地。

所以说，不要老是说英雄救美、英雄救美，世上自有不少颠倒过来却又顺理

第一章 米呆子

一晃眼的功夫，米东杰长到了二十岁。

马丁牧师年近七十，这辈子看遍了千山万水，怎会看不出米东杰那点“君子好逑”的小心思？于是胃口很好地决定参与尘世俗事，在“上帝的祝福与带领”下帮助米东杰成就这段姻缘。

这二十年里，牧师一直在留意打听米东杰的身世，想搞清楚当年在段家门首那一闪而过的人影到底是谁，只可惜始终毫无头绪。米东杰从七、八岁开始便在教堂里干些扫地、劈柴之类的杂活，十几岁的时候，读书之余又到教堂名下的一座磨坊去帮工。

磨坊属于教堂的“自养产业”，生意一直不错。两年前，牧师将磨坊完全交给米东杰去经营，自己打算回国养老。米东杰做事十分上心，粗话、细活全都拿得起来，小小的一座磨坊被打理得井然有序，每年都有近百大洋的盈余。

牧师请来一位媒婆，郑重其事地到段家去撮合婚事。没想到，段老爷没等媒婆把话说完，当堂就打了回票。

段家千金早已出落得貌美如花，平时有事没事总爱去磨坊转悠，村里的长舌妇们背地里指指点点，很是说出了一些难听话来。段老爷虽然早就看出了光景，可也拿大胆任性、且娇且骄的宝贝女儿没辙。按乡间习俗，女孩儿一般十七、八岁便要嫁人，过了二十已属“高龄”，要是搁到二十五以上，乖乖，那就是“古色古香”了。

前些年，上门来说亲的媒婆几乎踏破了门槛，但段老爷抱定“君子爱财”的宗旨，一口咬定聘金起码得三百大洋，否则任何人免开尊口。但是，近两年里，提亲的人绝了迹。为什么？因为段红莲的“名声”出了点问题。

前年的春节，村子里请来戏班子唱戏，段红莲众目睽睽之下大大咧咧地与米东杰并肩而坐在台下看戏——这么做已经非常不妥，谁知道更离谱的事情还在后头——戏演到叫好声此起彼伏的当口，段红莲高兴得过了头，竟然侧过脸来飞快地在米东杰的脸上鸡啄米般亲了一口。

哎呀妈啊，这还了得？

虽然目睹这一场景的人并不太多，但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几乎一夜之间，全村的人都知道段家千金这一骇人听闻的壮举，长舌妇们纷纷断言，这么不正经的闺女，除了嫁给米呆子这种来路不明的家伙，还有哪家好人家肯要？至少在本村是绝对嫁不出去了。

很好，段红莲要的就是这份轰动，就是要摆明非米东杰不嫁的架势！

说到底，这本身就是段红莲自作聪明而略施小计——可以逼着老父和兄长就范，答应最好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

谁都挡不住段红莲喜欢米呆子！咋的，不服？方圆五百里内，你能找出比米东杰更体面、更厚道、更听话的小伙子来？

段老爷只能认栽，但是，三百大洋的聘金依然一分都不能少。

两边都是君子，一位好逮，一位爱财，中间依然隔着长江天堑般的三百大洋，暂时还是没法商量。

三百啊，大洋！

按眼下的物价来算，一亩良田最多只值十五块，村里身份最高贵的塾师，每月的薪金也只有八块，大部分的村民，恐怕壮足了胆都没法想象三百大洋堆在一起会是怎样的壮观景象。

一个礼拜天的上午，段红莲借口要去教堂听布道，偷偷溜到磨坊，把米东杰叫到小河边去商量对策。

“要不，咱俩私奔吧？”米东杰的脑瓜里，只想得出这种高明得过头的主意。

“说你呆吧，你还不信，看场破戏就学会个私奔，”段红莲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“你走出村子试试看，站要站钱，坐要坐钱，说吧，你有多少钱？”

“我能挣钱。”米东杰还不大服气。

“照你这样的死脑筋，只怕是被人骗了还帮人数钱！”段红莲数落起来就没个完，“还挣钱呢，你那死脑筋要是不想办法活络活络，日后有你的苦头吃！听到没有，不管啥事，得知道动脑筋、动脑筋！”

“我又不是缺胳膊缺腿，别人能做到的事，为啥我就做不到？”米东杰犯起了倔。

“为啥？就因为你的脑筋没有扭过来呗！”段红莲像高明的郎中开出了药方。

凭心而论，段红莲最喜欢的，其实恰恰是米东杰身上的那股傻劲和倔劲。以前，老是骂米东杰是“属王八的”，认准死理咬住了就不松口，可这样的男人，天生就是最靠得住的丈夫、最踏实的“孩子他爹”，你只要想办法把他那股傻劲拧过来，将来还准有出息。

还好，事情有了转机。

牧师得知此事，跟着急了眼，当时正巧又喝了几口小酒，脑袋一热作出了一个云开雾散的决定：立约将磨坊转让给米东杰，十年之内，每年向教堂上缴三分之一的净收入——牧师年纪老迈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已经决定明年开春就回国去安度晚年。

米东杰有了身价，媒婆再去提亲时腰板挺直了不少。

段老爷心里的小算盘滴滴答答一打，终于有点动心。米东杰的那座磨坊至少抵得过几十亩田，而且还是旱涝保收的铁杆庄稼，这笔生意恐怕不算吃亏。聘金不聘金的，眼下就马虎点吧。

但是，没想到半途杀出个程咬金，段家大少爷段令康却说什么也不答应。

段令康比段红莲大一岁，近年一直在盐城的洋学堂里读书，学问做得如何不得而知，但对以下之人“君子不齿”的风范确已领会，所以无论如何没有那成人之美的雅量。当然，段令康的话也不无道理：婚配讲究个门当户对，来路不明的米东杰连个门户都没有，这笔账怎么算？

“这磨坊虽说也值不少钱，可毕竟不是现钱，”段老爷听了儿子的煽动，顿时口风大变，“这样吧，傻小子什么时候拿得出三百大洋的现钱，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。”

段老爷的意思是给米东杰出一道难题，好让傻小子知难而退，同时将女儿加倍看紧，去哪儿都让女佣跟着，尽可能地断绝这俩孩子的来往。

可是，米东杰就是米东杰，一旦认定了死理，哪管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特

别是在小河边跟段红莲偷偷见过几面以后，眼看着心爱的女孩儿双手捧出包在手帕之中的二十几块大洋，米东杰眼泪都掉了下来。这一包大洋，是段红莲从每月购买零嘴和脂粉、头油的零花钱里一个铜子、一个铜子省下来的，能积攒到一个数目，简直是精卫填海般的壮举。

但是，靠这几粒米又怎么熬得成一锅粥呢？盯着心上人泪水涟涟的双目，脑袋里只有一根筋的米东杰作出了一个颇为冒险的决定：去找“脱底棺材”商借那笔能把一般人吓得魂飞魄散的三百大洋！

“你脑袋又进水了是不是？口里再渴，也不能去喝毒药啊。”段红莲简直是恨铁不成钢，当下双手叉腰把米东杰骂了个狗血喷头。“说你是属王八的真是有一点不假，咬住了就不松口，可你也得看清楚了的再咬啊。按你这死脑筋啊，早晚砸锅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其实段红莲现在是既高兴又恼恨——喜的是，米东杰为了娶自己，竟然甘冒这么大的风险；恨的是，咋就看不到这么做的后果极可能是鸡飞蛋打呢？

脱底棺材乃响水地面上大名鼎鼎的青皮光棍，平时靠放印子钱为生，为人心狠手辣，六亲不认，差不多就是一条敲骨吸髓的恶狗。米东杰稍加打听，得知本村有一个名叫“三光”的二流子，常在脱底棺材手下当“跟脚先生^[1]”，跑上门去把事情一说，两下里一拍即合。

三光年约四十来岁，年轻时举债讨过一个老婆，日后一直心疼那笔彩礼，于是有事没事就经常打老婆出气，似乎每打一拳，本钱就回收了一些，最后打得老婆流产后一命归西，自己也差点吃官司。现在的三光已经大觉大悟，参透人生之况味，实现“吃光、用光、当光”的宏大理想，所以身上的衣服时常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樟脑味来——为什么？刚从当铺的库房里取出来呗。

要找脱底棺材并不难，只要去响水县城的混堂里找，一找一个准。

但凡天气变冷，脱底棺材铁定是带着几个弟兄整天泡在混堂里，几天几夜不回家也是常事。眼下已近年底，天空中阴沉沉不见半丝阳光，耳边只有尖硬的冷风呼呼乱响，米东杰跟着浑身樟脑味的三光找到县城内最大、最好的“龙池浴室”，终于见到了那具闻名遐迩的棺材。

脱底棺材这句话的本意，是指一个人烂得没底，没有任何收拾的余地，而这民间非法金融家得此雅号，是因为每逢外出讨债，身后的跟脚们总是抬着一口

[1] 为放债人跑腿，靠拉生意及讨债为生。

薄皮棺材浩浩荡荡地随行，一则以壮声威，二则对借方造成巨大的威慑力。

地痞流氓喜欢像老母鸡孵蛋一样“孵混堂”，主要是贪图享乐，也因为冻得吃不消。这些活宝本来就爱出风头，平时吆五喝六地在市面上走动，如果穿得鼓鼓囊囊的，威风便打了折扣，所以非得一身轻薄的短打扮不可，西北风刮得再烈，胸口还必须像官府的大门一样八字敞开。这个叫做“若要俏，冻得跳”，故而只有这暖融融、臭烘烘的混堂才是冬日里最好的盘踞点。

抬眼望，肥壮汉子，四十来岁，生就一张财运亨通的大饼面孔。暴眼，浓眉，大蒜鼻，涂足了刨花油的头发收拾得山清水秀，一根根亮得晃眼。米东杰有些害怕，那对毫无道理的暴眼，看上去既像表示欢迎，又像表示挑衅，老实巴交的米东杰长这么大，还没跟这类角色打过交道。

“要借三百？！”脱底棺材倒吸一口冷气，一对暴眼像在本钱上加了利息般鼓得更出。“你小子想把响水城买下来？说句实话，老子这辈子还没放过超出五十大洋的账呢。”

“大哥，这小子有抵押。”三光凑到脱底棺材的耳边轻声提醒道。

米东杰早就豁出去了，也知道空着双手不可能借到那么多的钱，所以事先已经跟牧师商量过，打算将磨坊作为抵押，以后再连本带利逐步还清。

牧师年事已高，常年不出教堂的大门，只以为所谓的高利贷无非是利息高一点，但究竟高到什么程度并不清楚，所以并未阻拦，要是搞清楚了印子钱那“驴打滚”的原理，肯定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米东杰去饮鸩止渴。

放债人以高利向借款人放贷，双方立一手折以作凭证，以后本金和利息按月结算，放债人收得款后，将在手折上按一个指印表示收讫——印子钱之名，由此而来——而且借款发放时还须先打一个九五扣，也就是说，米东杰今天借贷三百，实际到手的只有二百八十五，扣出来的那十五块，将被当作“鞋袜费”归拉来这笔生意的三光所有。

印子钱的凶悍之处，在于借款人万一不能按时还钱的话，这部分金额将被纳入本金，开始杀人不见血的“利滚利”。举例来说：放账十块，以十个月为期限，每月二分行息，合计一个月间的本利共为一块二角，假如无法交付，那么下个月的本金就变成了十一块二角，利息部分则再次水涨船高，周而复始，无穷无尽……

这笔阎王账的算法，昨天晚上三光已经仔细解释过一遍，只是米东杰那颗喝粥汤长大的脑袋算不来这笔细账，刚推算到第三个月已经晕头转向，暗想自己的

借期长达三年，只要不脱期限，分摊下来每个月连本带利不过十四、五块钱，只要磨坊正常经营，自己再多卖点力气，不分日夜地不停干活，不怕还不上来。

“既然有磨坊做抵押，老子今天就破例一回。”脱底棺材听完三光的详细介绍，脸上有了点笑容。“你小子会做生意，有眼力，有胆量，肯花三百大洋下聘，佩服！”

“没错，真是一笔好生意啊，”三光自作聪明地感叹道，“以后做了段家的女婿，这点本钱还怕捞不回来？瞧瞧，这就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”

米东杰没想到这笔简直无法想象的巨款，居然这么容易就拿到了手。

在浴室里呆了不到半个时辰，三光出门找来一位被称为“说合人”的中人，三方当场立下契约，开具了一式二份的手折，一张二百八十大洋的银票交到了米东杰的手中——又扣掉五块作为中人的酬劳。

米东杰已经想好了，明天就去请媒婆，再到段家去提亲。

没想到，段家看到那张银票，仍然不肯拍板。

媒婆传话来说，段老爷的意思是现在单有聘金没有用，安身立命的磨坊反倒捏到别人手里去了，女儿一旦嫁了过去，什么保障都没有，这事儿啊，还是等还清了债，把磨坊拿回来以后再说吧……

米东杰一下子楞了神，还清债务至少得花三、四年的时间，段老爷明摆着是故意推托，这不是要人性命吗？

其实，真正要命的事情还在后头。

三天以后，米东杰傍晚时分去教堂找马丁牧师商量对策，但谈论了半天仍然一筹莫展，米东杰垂头丧气地走出教堂，准备回磨坊去睡觉——这几年来，米东杰一直吃住在磨坊，天天都要干活到半夜才歇息。

回去的路上，离磨坊还有半里地的时候，耳朵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响锣！

抬眼远望，心里猛地一凛，只见河边方向的半空中一片通红，隐隐可见火光在林梢闪烁、跳动。

河边那个方位并无人家居住，只有自己的磨坊！

腿脚一阵发软，米东杰连滚带爬地向前狂奔而去。

什么都晚了，正因为磨坊附近无人居住，所以着火后很晚才被发觉，等到米东杰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，原本神气活现地矗立在河畔的磨坊，差不多已经成了一堆废墟。

哪怕是事隔多年以后，米东杰仍然猜不透这场大火到底是谁放的。

磨坊里没有火源，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失火，而且这把火早不烧晚不烧，偏偏是在典押出去以后马上就烧，实在有点蹊跷。

难道是段老爷？因为不愿女儿下嫁，所以下狠手斩草除根？不可能，段老爷虽然势利、贪财，但并不狠毒。难道是辣手辣脚的脱底棺材？不可能，自己回不出账来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那么，是奸猾的三光？更不可能，这家伙得了十五块大洋乐得屁颠屁颠的，跟自己都快成亲兄弟了……

米东杰的脑袋里乱成了一锅粥。

三光的脸说变就变，亲兄弟要明算账了，第二天就把失火的消息捅到了响水县城。

这一下捅翻了马蜂窝，脱底棺材带着一票跟脚亲自来到村子里，而且果真抬着一口薄皮棺材以示“不怒自威”——还不上钱，就叫你躺进这口棺材！

米东杰看到棺材，腿脚已经发了软，暗想段红莲确实骂得没错，自己真是属王八的，没看清就咬，这下果然砸锅了。

看一眼早已坍塌的磨坊，脱底棺材二话不说，先让米东杰交出那张二百八大洋的银票。

谢天谢地，银票一直藏在身边，否则真要当场被钉进棺材了。

米东杰怯生生地问，遇上了天灾人祸，借贷一事能不能就此作罢，除了归还银票，自己另外想办法，再凑几十大洋作补偿。

“几十大洋？”脱底棺材怪里怪气地大笑道。“你以为老子是你们洋庙里头的上帝？”

三光沉着脸给米东杰算了一笔细账：按三年的死期计算，利息的总额应该是二百十六块，乡里乡亲的，算个整数吧，现在拿出二百大洋来，契约和手折当场撕掉，这件事就算了结了。

米东杰听了此话如五雷轰顶，张口结舌连话都说不出。人家的算法并没错，现在就是手挽着手去县里打官司也没有用。

“拿不出来也没关系，”脱底棺材似乎相当通情达理，“以后每个月还六块，到日子交到三光手里就行。”

“现在磨坊没了，连吃饭都难了，叫我上哪弄钱去？再说……”米东杰终于愤怒地叫了起来。

下面的话还没说出口，一名跟脚早已跳上一步，一把掐住了米东杰的脖子。

“不识相，吃辣酱，”脱底棺材笑呵呵地说，“没钱，找洋和尚去要啊，教堂里不会没钱。要是再没钱，没关系，老子也不把你钉进棺材，你以后每个月剥一根手指给我就行。”

米东杰从头顶凉到脚，不由自主地微微发起颤来。

“想明白了吧？”三光凑上前来十分体贴地说道。“赶紧去找洋和尚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。”

“三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天天盯着这小子！”脱底棺材鼓着双眼命令道。“拿到了钱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

三光真是一条合格的好狗，就此不离不弃，无论米东杰走到哪里，屁股后面再也甩不掉这根尾巴。

米东杰哪里还有脸面再去教堂，也实在不想把麻烦带给善良的牧师，那群恶狗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很清楚穷小子身上根本榨不出油水来，真正看中的就是牧师，也算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

三光知道现在火候还不到，所以并不急着逼米东杰马上去找牧师，但是，又怕傻小子偷偷逃跑，最后想出一个好办法来，说你小子现在连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了，这阵子不如先住到关帝庙去，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吧。

关帝庙十分破败，里面常年寄居着一位靠算命卖卜为生的老道士——也就是那位十几年前曾经断言米东杰“北人而南相，且风骨殊奇，日后必将大富大贵”的算命先生——十几年过去了，老道已是风烛残年，终日颤颤巍巍的再也走不出村子，就靠村人及偶尔来上香的人接济点米粮，有一顿没一顿地捱日子。

三光当着米东杰的面凶神恶煞般警告老道，要其日夜看住米东杰，若是米东杰跑了，从此别想在庙里栖身，而且还要“把你这老东西扔到河里去”——这一招十分凶险，等于给米东杰找了个中保——三光看准了米东杰心性善良，绝对看不得无辜的老人受自己牵连，也就不可能拍屁股一跑了之。

段红莲天天偷跑到庙里来看望米东杰，除了送来温暖人心的安慰之外，还从家里分批带来当下急需的被褥、大米和咸菜，让米东杰可以借用老道的锅灶搭伙做饭。

段红莲圆脸蛋、尖下颌，一对瞳仁漆黑的大眼中永远目光炯炯，再加上双眉高挑而略锁，看上去自有一种不容侵犯的凌厉劲。但是，那两道尖硬的目光一旦投射到米东杰的身上，又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柔和而散漫，这一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